

高等教育翻天覆地的五個變化— 在劇烈的轉變下－大學將失去權力，學費大降，以及證書 滿天飛（下）

駐波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5. 學位和“以防萬一”教育的主導地位將式微；非學位證書和“及時”教育將提高地位和價值。

美國高等教育一直著重於學位授予課程，部分原因是為了讓學生為大學之後的職業和生活做好準備。這是“以防萬一”的教育，向學生傳授大學認為未來必要的技能和知識。

相比之下，“及時”教育則是教給學生他們現在需要的技能和知識。他們可能需要為即將到來的旅行或商業交易學習一門外語。他們可能需要學習一項新興技術。“及時”教育有各種形式和規模，但與傳統的學術時間準則、統一的課程長度和常見的學分計算有所不同。只有一小部份此類課程授予學位；大多數則給予證書、微憑證或徽章。

這種證書會取代或侵蝕大學學位的主導地位嗎？非學位證書對高等教育來說並不是新鮮事—兩個多世紀前，耶魯大學為那些只參加科學和英語課程的學生們建立了第一個證書課程。而且，技術領域的副學士學位課程很常見。然而，學位一直享有更高的地位，被視為更有價值的證書。如今，這種力量平衡將被重置。

為什麼呢？學位在勞動力市場上的價值正在下降。谷歌（Google）、安永（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在英國的辦事處、企鵝藍燈書屋（Penguin Random House）、希爾頓（Hilton）、蘋果（Apple）、諾德斯特龍百貨（Nordstrom）和 IBM 都宣布他們將不再把大學學位列為雇用需求。包跨麥克爾·戴爾（Michael Dell, Dell Computers 的創始人）、丹尼爾·埃克（Daniel Ek, Spotify 的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茲、史蒂夫·喬布斯、大衛·卡普（David Karp, Tumblr 的創始人）、史蒂夫·沃茲尼亞克（Steve Wozniak）和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內的許多知名科技巨頭都沒有大學畢業。2019 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Gallup Poll）顯示，認為大學學位非常重要的美國人比例正在下降—2019 年為 51%，而 2013 年為 70%。

可能導致重置的第二個原因是：劇烈改變的時期會產生教程不斷的變動。在工業革命期間，設立了幾個新的學位，例如博士、副學士和碩士學位。這些學位在以前更像是榮譽學位而不是學術學位。越來越多的學士學位應運而生，其中最顯著的是理工學士學位，它是做為區分那些完成嚴謹藝術課程和學習較少科學課程的學生而發展出來的。尤其是在 19 世紀後期推廣教育（成人教育）發展之後，證書類課程也以倍數增長。在疫情大流行之後，我們將會看到類似的震盪。

以上五個新現況將改變我們這行業。以能力為本的教育將成為常態。卡內基單位和上課時數也將讓道。認證範圍將擴大：掌握單一能力（例如外語）和獲得一系列相關成就（例如 Google IT 技能整合）都將會授予證書。

在此我要提出兩點重要警告。首先，能力導向的教育現在是一個總括性術語，涵蓋了支持者和反對者形形色色的各種培訓模式。圍繞著它的模糊含意和爭議可能會毀了這個詞。但是，不管它叫什麼，人們對學習和成果的關注將會持續存在。

其次，朝著能力本位教育前進時的過渡期將與當初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轉向卡內基單元時一樣無序和混亂。我們正處於新系統的初期。制定和獲得共識（以能力為本的共識）的過程不會很快。剛開始會出現針對相同能力的多種不同概念。只有朝著共同的定義和訓練邁進，才能消除混亂。

評估將會需要有巨大的架構並且個人化。成績單的內容將會變成人們一生所達到的能力的紀錄以及每個人的認證單位。

預計人數會下降的教職員工也將發生轉變。目前由從事教學和研究的專家們組成的隊伍將變得多樣化，細分成包括學習設計師、講師、評估員和技術專家，並將更準確的反應國家的人口統計數據。無論是在高等教育體制內或外，對於爭奪這些人才將會不遺餘力。與電影行業一樣，個人才華發出的光芒可能會蓋過團體。況且互相競爭的供應商（各大學）眾多，如何將人才出售給各種管道的能力可能比獲得終身教職更重要。

學費雖然現在大部分仍是以學分來收費，但將會變成靠訂閱以及學習成果來收費，就像 Coursera 一樣。

其他過期的教學將會和學分制一樣被扔進美國歷史學家亨利·亞當斯所說的歷史“灰燼堆”中。舉例來說，A到F的成績劃分。它只是一個學生與同學們在老師教授的內容下相互比較的一個衡量標準。然而，能力導向教育，基於絕對衡量標準的核心則僅僅是及格或不及格。學生們要嘛已經掌握了某種能力，要嘛沒有。從結果來說，A到F的評分和GPA、優秀學生名單(dean's list)、班級排名(class rankings)和以優異成績畢業(graduation honors)等相關指標將萎縮。

隨著熟悉的做法被擱置一旁，新的品質控管方法將會出現。由於新的供應者的多樣性，新的認證或驗證機構將興起以評估、指導、認證和紀錄學生的學習的模式。短期內，我們可以預測不同的機構使用不同的能力定義。但隨著共識的增加，標準和實踐將變得越來越統一。

當前的認證模式也存在風險。認證一直以來是以供應商為重點，而這些供應商仍然主要根據工業時代的最佳實踐來進行評估。認證機構越來越被視為我們行業中緩慢、過時、抗拒變化的部分。這並不意外。因為創建學院的自我監管部門的理由是為了標準化。然而，除非認證機構能夠將注意力從教育過程轉移到教育成果，把目光從機構和項目轉移到學生身上，否則它們將失去自身的效用。

預測到這種劇變，有些機構已經開始著手應變。亞利桑那州立大學，亦被稱為“第五次浪潮”（詳見《Fifth Wave》一書）大學，結合了卓越的研究、尖端科技以及以擁有多元化和管道的文化。普渡大學(Purdue)專注於負擔能力、數據和科技，並融合了專科學校和高等教育。南新罕布夏大學(Southern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和西部州長大學(Western Governors University)強調可負擔性、學習管道、線上教學和能力導向的學習。

尚有其他機構因特定的創新而聞名。傑出代表包括喬治亞州立大學(學生的成就)、Hostos社區大學(雙語教育)、常春藤科技社區大學(管道和規模)、密涅瓦大學(國際影片研討會)、Olin工學院(重新設計工程學系的教育)、Paul Quinn學院(處理時間)、Penn Foster學院(職業教育)、位在巴爾的摩的馬里蘭大學(數學/科學和代表性不足的人口)和德州大學埃爾帕索分校(拉丁裔和兩國教育)。Coursea和人民大學(Unervity of the People)則是在負擔能力和大量學習管道

方面表現出色。

還有一所機構準備將新模式傳播到主流高等教育，就像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工業革命期間所做的那樣。那就是麻省理工學院。它通過科技、學習科學、課程、教學和認證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創新，將高等教育帶入了全球、數位、知識經濟。

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並非易事。相信制度上的挑戰將會以某種方式消失，這樣的神奇思考傾向需要被大學正視。另一個陷阱則是自滿和機構例外論的假設——認為每所大學都是特殊的，以某種方式受到保護，不受其他機構面臨的困境的影響。大學還是必須真正的長遠思考：雖說五年計畫經常掛在嘴邊，但它們往往是一年一次的計畫隔年的事務，這就降低了對未來投資的慾望。

進步的另外兩個障礙分別是把失敗的創新嘗試當作對目前運作模式的肯定，以及信任的缺口——管理人員、教職員工和受託人之間的鴻溝，這些都加劇了長期規劃的難度。

這些機構的未來取決於它們如何克服這些障礙。校長和董事會有責任帶領他們的機構走向未來，並教導他們的社區認識前方的挑戰和機遇。而此次大流行的疫情正恰巧提供了這樣做的教學時機。

撰稿人/譯稿人：Arthur Levine and Scott Van Pelt/翁而真

資料來源：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021.8.25) 5 Ways Higher Ed Will Be Upended — Colleges will lose power, prices will go down, and credentials will multiply — among other jarring shift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hronicle.com/article/5-ways-higher-ed-will-be-upended-in-the-decades-to-come>